

一部让作者第七次杀入“雨果奖”的作品

尼安德特幻想小说三部曲

人类

【加】罗伯特·J. 索耶 著
夏星 译

Humans

“索耶是一名无比自信的作家，敢于进行大胆
的科学推断。”

——《纽约时报》

“一部陶冶心灵、增长知识的小说。”

——《出版者周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尼安德特幻想小说三部曲

《人类》

【加】罗伯特·J. 索耶 著
夏星 译

Humans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加)罗伯特·索耶著;夏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8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尼安德特幻想小说三部曲;2)

书名原文: Humans

ISBN 978-7-5396-3407-4

I.①人… II.①罗…②夏…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加拿大-现代
IV.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402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9729

Copyright © 2003 by Robert J. Sawy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沈喜阳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5146875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 子

“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庞特·布迪特说道，跨坐在朱拉德·塞尔根办公室里的马鞍椅上。

塞尔根是第144代的，比庞特年长十岁。他的头发泛着睿智的灰白色，发间宽阔的分路仿佛是头皮上一条深深的河流，倾泻到眉脊上面低洼的前额那里。“说吧。”

“当时我觉得别无选择。”庞特边说边垂下眼睛，这样他就能躲在自己的眉脊下，不用直视塞尔根那碧玉般的双眸。“那时我想我必须得那么做，但是……”

“但是你现在后悔了？”

“我——我说不准。”

“如果能重来一次，你还会那么做吗？”

庞特哧地笑了一声。

“什么这么有趣？”塞尔根问道，话语中的好奇更甚于恼怒。

庞特抬起眼睛，“我过去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物理学家才会整天在脑子里做这种实验。”

塞尔根微微一笑，“咱们没有那么天差地别，你和我。我们都试图找出真相，揭开奥秘。”

“我想是吧。”庞特说道，注视着这个圆柱形房间里那光滑的、微微有些弧度的木头墙壁。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塞尔根说，“如果可能，你还会那么做吗？”

庞特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塞尔根也没有追问，任他考虑要如何回答。“我不知道。”庞特最后说道。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你只是不想说？”

庞特又一次沉默了。

“我想帮你，”塞尔根边说边在自己的马鞍椅上旋转着，“那是我唯一的目的，

“我不会说你是对还是错。”

庞特又笑了，不过这一次是悔恨的苦笑。“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吗？没有人评判我们。”

塞尔根皱起了眉：“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在另外那个世界——另外那个地球——他们相信有一个……呃，我们没有合适的词来称呼，但他们称之为上帝。一个至高无上的、没有实体的生物，它创造了宇宙。”

塞尔根摇了摇头：“宇宙怎么可能是被谁创造的？要创造，就要有开始。而宇宙没有开始。它一直都在。”

“你知道这一点，”庞特说道，“我也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为宇宙只有——嗯，他们说它有120亿岁，大约是1500亿个月。”

“那在这之前有什么？”

庞特皱着眉，回忆起他和格里克辛的女物理学家露·贝努瓦的谈话——他真希望自己能把这些名字正确地念出来！“他们说在那之前没有时间，时间就从宇宙被创造时开始。”

“这个想法可真够惊人的。”塞尔根说道。

“是挺惊人，”庞特赞同道，“但如果他们相信宇宙一直都存在，那他们的这个上帝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你的男伴是个物理学家，对吧？”塞尔根问。

“阿迪克·胡特，”庞特说出了他的名字，“没错。”

“嗯，我想你一定经常和阿迪克谈到物理方面的话题。至于我，本人对其他事情兴趣更大。既然你提起了这一点——这个‘上帝’——与评判的概念有关，那就跟我多说一些。”

庞特安静了片刻，试图想清楚要如何阐释这个概念。“似乎他们——另外那些人类——中的大部分人，相信有所谓的‘来世’——死亡之后的一种存在方式。”

“可是这很荒唐，”塞尔根说道，“这种说法自相矛盾。”

“哦，是这样，”庞特微笑着说，“但是这种事在他们看来没啥反常——很平常，他们还特地给这些命了名，好像起了名字就不矛盾了。我没法像他们那样念

出这个词：好像叫什么矛盾修‘术’法。”^①

塞尔根笑了，“我很乐意请他们中的哪位吃顿饭——了解一下这样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他顿了顿，“那么这种死后的存在方式，他们觉得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庞特说，“那是两种方式取其一，取决于你生前的所作所为。如果你一生品行高尚，那死后就会获得生活在极乐世界的奖赏。但如果你的一生——或者甚至仅仅是你一生中所做的一件大事——是邪恶的，那死后的生活就是一种折磨。”

“那由谁来决定呢？”塞尔根说道，“嗯，等等，我明白了。那个上帝来决定，对吗？”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原因何在？他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这么古怪的事情？”

庞特轻轻地耸了耸肩。“据说有历史记载说某些人和这个上帝进行过沟通。”

“历史记载？”塞尔根说，“那现在有谁和这个上帝沟通过吗？”

“有些人自称可以。但据我了解这未经证实。”

“那这个上帝，还担任每一个人的审判官？”

“据说如此。”

“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亿八千五百万人，每天都有数千人死去。”

“那是在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有六十多亿人口。”

“六十亿！”塞尔根摇着头，“而且每一个在死去时都被分派到了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就是你说的那两种可能之一？”

“是的。他们是经过审判的。”

庞特看见塞尔根做了个鬼脸。很显然，这位人格塑造师被格里克辛信仰的一个个小细节勾起了好奇心，然而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庞特的想法。“‘经过审判的。’”他重复道，仿佛这个词是一块精挑细选出来的肉，值得细细品尝。

“没错，经过审判的，”庞特说道，“你看不出吗？他们没有植入式机侣，也没有远程档案，他们并没有把一生中的所作所为都完整、精确地保存在记录里，也

^① 译注：应为“矛盾修饰法”，但是尼安德特人无法发出“i”音。

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并不需要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上帝在看管着一切,他无所不知——还注意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并且他们认为这是无从摆脱的,做了一桩坏事以后是不可能真正最终逃脱的。”

“但你做了可怕的事,你说过的?”

庞特看着窗外,看着他自己的这个世界。“是的。”

“在那边? 另一个世界里?”

“是的。”

“那你并不相信他们那个上帝是存在的?”

庞特嘲弄地哼了一声。“当然不信。”

“所以你相信,尽管你知道自己做了那件坏事,也不全因此而受到审判?”

“一点不假。我不能说那是完美犯罪,但在那个世界里,没道理会有谁怀疑到我,在这个世界,也没道理会有谁提出理由要求调阅我远程档案里的有关部分。”

“你称之为犯罪。那是以你待过的那个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吗?”

“哦,是的。”

“那么如果你是在这儿做了这件事,我们会认为那是犯罪吗?”

庞特点了点头。

“你做了什么?”

“我——我没有脸说。”

“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说你是对还是错。”

庞特觉得自己坐不住了。“这就是关键所在!”他喊道,“没有人会评判我——这里没有,那里也没有。我犯罪了。我犯下这桩罪行时很享受。而且,用你的头脑尽情想象一下,如果我有机会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

塞尔根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显然是在等待庞特平静下来。“我可以帮你,庞特,只要你愿意。可是你得跟我谈谈。你必须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犯罪?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庞特又坐了下来,在马鞍椅上晃着双腿。“这要从我第一次去那个地球时说起,”庞特说道,“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叫玛若^①·沃恩……”

① 译注:应为“玛丽”,但是尼安德特人无法发出“i”音。

第一章

这是玛丽·沃恩在萨德伯里的最后一晚，她一定是百感交集。

她毫不怀疑离开多伦多对她有好处。在发生了那种事之后——“我的上帝”，她想，“那真的只是两周之前的事吗？”——离开城里，逃离那本来会让她想起那个可怕夜晚的一切，无疑是做对了。而且现在不管给她什么，她也不会拿她和庞特·布迪特共度的时光来交换，尽管那段时光结束时她很伤感。

回想起来她还觉得很真实，这一切看来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有无数的照片、视频，甚至X光片证明，那是真的。一个现代尼安德特人，不知怎么从地球的另一个平行宇宙溜进了这个宇宙。而现在他走了，就连玛丽自己也很难相信他来过。

但这确实发生了。庞特真的来过，而她的确……

是她夸大其词了吗？在她心里夸大了这一切？

不！不是的，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她渐渐开始喜欢上庞特，也许还爱上了他。

如果她还是完璧之身、冰清玉洁，也许情况会不一样。哦，她还是为了这个大个子着迷——对此她确信不疑，可那天晚上他们一起仰望着群星时，他伸出手来碰到她的手，她却觉得浑身发冷，她本不该这样的。

就因为才发生过那样的事，第二天她告诉了他。她才刚刚被……

她恨这个字眼。讨厌去想，讨厌去说。

她才刚刚被强暴过。

而明天她就得回家了，回到她被强暴的地方，回到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校园里，继续过原先的遗传学教师生活。

她原先的生活很孤独。

萨德伯里有很多东西会让她难以忘怀。她会想念并不拥挤的交通；想念她在这儿认识的朋友，包括雷本·蒙特戈，是的，甚至还包括露易丝·贝努瓦；她会

想念并不大的劳伦琴大学里那轻松的氛围,在那里她完成了对线粒体 DNA 的研究,从而证明了庞特·布迪特确实是尼安德特人。

可当她站在乡村公路边仰望着清澈的夜空时,她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她会想念这一切:想念数也数不清的群星;想念仙女座星系,那是庞特指给她看的;想念在头顶上弯过的银河。

还有——

是的!

是的!

她会特别想念这个:北极光,摇曳着在北方的天空中蜿蜒而过,片片浅绿色的光芒,如同朦胧的光幕。

玛丽真的希望今晚能再看一眼极光。她刚从雷本·蒙特戈位于莱弗利(哈!)的家中踏上归途,在那里她和雷本还有露易丝共进了最后一顿烤肉晚餐。她特意把车开到路边,抬头看着夜空。

天公作美,极光美到令人窒息。

想到极光,她就永远都不会忘记庞特。在今天以前,她只见过一次极光,那次就是和他在一起。她觉得胸中有种奇怪的感觉,敬畏越来越强烈,压倒了越来越微弱的悲伤。

极光很美。

他已经走了。

极光仍在摇曳轻舞,所有的景物都沐浴在暗淡的冷冷绿光下,白杨和桦树的轮廓显现在这壮观的景象前,它们的树枝在八月的和风中轻轻摆动。

庞特说过他经常看见极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种族已经适应了寒冷的气候,和这个世界的人类相比,他们更加喜欢生活在偏北的纬度上。

另一个原因是,尼安德特人有着超凡的嗅觉,而他们的植入式机侣时刻保持警戒,人们即使身处黑暗的室外也不会有危险。庞特的家乡萨尔达克,在他的世界里所处的位置就相当于萨德伯里在这个世界的位置,那儿的街道在晚上是没有照明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尼安德特人使用清洁的太阳能,以满足他们对能源的多数需求,这使得他们的天空远不像这儿的天空那样污染严重。

玛丽今年三十八岁了,在这之前她从未见过极光,她也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让她再回到北安大略,所以她知道,今晚恐怕是她最后一次看见这如波涛般起伏的北极光了。

她陶醉在美景里。

庞特说过,在这两个平行的世界里,有些东西是一样的:地形的大致细节、大部分动物和植物的物种(不过尼安德特人因为从不曾沉溺于过度杀戮,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仍然有猛犸和恐鸟)、气候的大概分布。但玛丽是一名科学家,她非常了解混沌理论,完全明白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如何影响到半个地球外的天气系统。这儿是一片晴空,并不意味着庞特的世界里也是如此。

但如果碰巧天气确实一样,也许庞特此刻也在仰望着夜空。

也许他也在想着玛丽。

当然,庞特看见的星座和这个地球所看见的毫无二致,尽管他是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们——陆地上没有东西能够干扰到遥远的群星。然而极光也是一样吗?蝴蝶或者人类对于北极光的舞蹈编排会造成什么影响吗?也许她和庞特正在看着完全相同的景象——一层光幕来回摆动,明亮的北斗七星(或者如他所称呼的,猛犸之首)在上方排开。

哦,也许他此刻甚至看见极光同样地向右摆动,同样地向左摆动,同样地——

天哪!

玛丽吃惊地张大了嘴。

极光幕的中间从上至下地裂开了,仿佛是海蓝色的绵纸正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撕开。裂缝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自顶上向地平线移动。玛丽第一次看见极光那晚并没见到这光景。

那薄薄的光幕最终一分为二,就好像红海在摩西面前分开。有一些——看上去像火花的东西,但那真是火花吗?——在两半光幕之间形成光弧,暂时填补了缺口。接着,右边的那一半似乎自下而上卷起,仿佛是遮光帘被缠绕在销钉上,而与此同时,它变幻着颜色,忽而绿色,忽而蓝色,忽而紫色,忽而橙色,忽而青绿色。

然后,刹那间——那光仿佛爆炸开来——极光的右半部分消失了。

剩下的那一片光幕现在旋转起来,好像被吸进了天空的下水道里。它转得越来越快,同时抛出一团团冷冷的绿色火焰,宛如夜色衬托下的焰火轮。

玛丽看着这一切,吃惊地动弹不得。尽管这才是她第二次亲眼看见极光,但是多年来她在书本和杂志上见过无数张极光的图片。她知道那些静态图像无法表现出这壮观的景象;她也读到过极光是如何像波浪般起伏,像旗帜般飘动。

但她完全没想到今天会看见这样的景象。

漩涡越来越小,随之也越来越亮,直到最后,随着——她真的听见了吗? ——随着听起来好像是“砰”的一声,它消失了。

玛丽踉跄着向后退去,撞到了她租来的道奇彩虹轿车上冷冰冰的金属。忽然间她发觉,四周那森林的声响——昆虫与青蛙、猫头鹰和蝙蝠——都陷入了沉默,仿佛每一个生物都在看着这奇观。

玛丽的心怦怦跳着,当她爬进安全的车里时,有个想法一直在她头脑里萦绕着。

我怀疑这是不是应该……

第二章

朱拉德·塞尔根从他的马鞍椅上站起身来，绕着他那圆形办公室的周围踱来踱去，庞特·布迪特正在说着他的第一次格里克辛世界之行。

“所以你和玛若·沃恩的感情结束了，这令你很不满意？”塞尔根说道，最后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庞特点了点头。

“感情的问题通常都不好解决，”塞尔根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就很不错了。但这不是你头一回这样了吧，陷入一段感情，可它结束了，令你很失望。”

“不，不是的。”庞特说道，声音很轻。

“你在想着某个人，对吗？”塞尔根说，“告诉我吧。”

“我的女伴，克拉斯特·哈宾。”庞特答道。

“噢，你和她的关系结束了，是吗？谁提出分手的？”

“谁也没提出分手，”庞特提高了声音说道，“克拉斯特去世了，二十个月以前。”

“哦，”塞尔根说，“我谨表示哀悼。她是——她是名年长的女性吗？”

“不，她是第145代的，和我一样。”

塞尔根眉脊上的眉毛拧在了一起。“她是死于事故？”

“是血癌。”

“噢，”塞尔根道，“这真让人伤心。不过……”

“别说了，塞尔根。”庞特的声音很尖锐。

“别说什么？”这位人格塑造师问道。

“别说你打算说的。”

“那你认为我是要说……”

“你要说的是我和克拉斯特的感情是突然结束的，就像我和玛若的感情突然结束一样。”

“你是这么感觉的？”塞尔根问道。

“我知道自己不该来这儿，”庞特说，“你们这些人格塑造师认为自己的洞察力是如此深刻。但不是这样，它太过于简单了。‘第一段感情结束得很突然，于是第二段感情的结束方式就令你想起了第一段感情的结束。’”庞特不屑一顾地嗤之以鼻。

塞尔根沉默了几拍^①的时间，也许是在等等看庞特是否愿意再多说一些。很显然他并不愿意，于是塞尔根又开口了：“但你确实力图争取让这个世界和玛若那个世界之间的通道再度开启。”这句话在他俩之间飘了好一会儿，庞特最终接了话茬。

“你认为那就是我争取的原因？”庞特说，“我不在乎可能会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和可能产生的附加后果。我所关心的只是去解决那段尚未结束的感情。”

“那你告诉我我是为什么。”塞尔根轻声说道。

“不是那个原因。哦，当然，我和克拉斯特之间的事，同我和玛若之间的事，表面上是很相似。但我是一名科学家，”他愤怒地瞪起金色的眼睛盯着塞尔根，“一名如假包换的科学家。我知道真正的对称何时存在——这儿没有，我也懂得错误类比。”

“但你的确敦促最高元老议会这么做。我在我的监视机上看见的，还有其他几千人也看见了。”

“嗯，是的，但是……”

“但是什么？当时你在想什么？试图达成什么目的？”

“什么也没有——只想到如何才是对我们种族最好的。”

“你确定是这样？”塞尔根问道。

“我当然确定！”庞特高声道。

塞尔根不说话了，让庞特听着他自己的话回荡在光亮的木头墙壁上。

庞特不得不承认，在他所经历的事情中——实际上，也许在他这个种族的任何人所经历过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他整个人从这个世界被传输

① 译注：“拍”是尼安德特人的时间计量单位。

到另一个古怪的世界，到达那里时伸手不见五指，还差点淹死在一个巨大的水槽里。

不过，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的所有事情里，几乎没有什么比向最高元老议会讲话更让人胆战心惊。毕竟，这不仅仅是地方的元老议会。最高元老议会管理着这个星球，而它的成员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萨尔达克，就为了见见庞特和阿迪克以及那台量子计算机，到现在他们已经两次用它打开了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

最高元老议会的成员至少是第 143 代，这一代比庞特年长二十岁。他们的智慧、经验，哦，还有，如果他们存心的话，这个岁数老人家的顽固不化和故意刁难，可是顶难应付了。

庞特本可以不再提起这个话题。没有人敦促他和阿迪克重新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实际上，如果庞特和阿迪克一口咬定打开通道是侥幸成功，无法重来，那么除了艾沃索伊的女性团体，谁也不能反驳他们。

但庞特无法忽视的是，两个人类种族之间是否可能进行交流，这一点至关重要。信息当然是可以交换的：比如说，庞特的民族关于超导电性的知识，可以用来交换格里克辛人的太空飞船技术。不过除此之外，还可以有文化上的交流：这个世界的艺术和那个世界的，也许用一首 *dibalat*^① 迭代史诗去换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在那边听说过这个人；用伟大的凯伊达斯创作的雕塑去换格里克辛画家的作品。

毫无疑问，庞特认为，这些高尚的想法就是他唯一的动机。重新打开通道，他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所得。是的，玛若在那边。不过，很可能玛若对一个和她自己截然不同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感兴趣，这个生物长着浓密的毛发，而她那个种族的男性则皮肤光滑；这个生物又矮又壮，而大多数格里克辛人身材修长；这个生物的眼睛上方有着隆起的两道眉脊，眼珠是金色的，而不像玛若那样是蓝色，或者像她的种族里其他很多人那样是黑褐色。

庞特相信，玛若所说的创伤真的让她痛不欲生，但那无疑只是她抗拒他亲近的诸多理由中最突出的一个。

① 译注：*dibalat*，尼安德特语，指一种文学体裁。

哦，不。

不，那不是真的。

他们之间的的确确曾相互钟情。超越了时间的界限，超越了物种的界限，那种吸引是真真切切的。他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恢复联系，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吗？与她共度的时光给他留下了美妙无比的回忆，他对此非常珍视，但那仅仅是头脑中的回忆而已。因为他的植入式机侣无法从另一边的世界向他的远程档案里传输任何东西。玛若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中、意识中和梦中，没有任何客观的现实可以参照。阿迪克为了召唤庞特回家派了个机器人穿过通道，只有它对玛若有过短暂的惊鸿一瞥。

这样当然更好。进一步接触会毁了他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可是——

可是——看来通道会重新打开。

站在小小的休息室里，庞特向他的男伴阿迪克·胡特看过去。阿迪克鼓励他似的点了点头。该进会议厅了。庞特拿起他带来的折叠起来的德克斯管，他们两人走过了一道道巨大的门，准备面对最高元老们。

“布迪特学者能站在这里，”阿迪克·胡特边说边指着庞特，“就是最直接的证明，人可以穿过通道到达另外一个宇宙，并且毫发无损地回来。”

庞特看着那二十位元老，其中有男性和女性各十位，这个世界共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政府都有两名代表。在有些会议上，男性和女性会分别坐在房间的两边，不过最高元老议会讨论的是与所有物种都息息相关的事务，元老们从全球各地聚集到这里，男女相间围坐成一圈。

“不过，”阿迪克继续说道，“除了庞特的女儿杰斯梅尔在我们的救援行动中把脑袋伸进了通道，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其他人去过那边。最初我们建立起通道，是出于巧合——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在进行试验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和那个由格里克辛人所统治的宇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通道永远都向那边敞开大门，而我们的物理研究表明，必然存在着很多个平行宇宙，那个宇宙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可以确定，只要有一个固体的东西穿过通道，它就不会关闭。”

拜德罗斯，一位来自艾沃索伊的男性元老，对阿迪克皱起了眉头。“那么，胡特学者，这就是你的建议？我们拿一根棍子杵到通道中间，这样就让它一直开着了？”

站在阿迪克旁边的庞特稍稍转开了脸，这样起码拜德罗斯无法看见他那自鸣得意的笑。

阿迪克就没这么幸运了：拜德罗斯紧紧地盯着他，如果他旁顾左右，就会显得很不尊敬。“呃，不是的，”他说，“我们想到了更为——呃——一举多得的办法。我们有个熟识的工程师名叫邓恩·考德，他提议可以在通道里放一根德克斯管。”

这话就是在暗示庞特打开德克斯管。他把手指放进狭窄的管口里拉了一下。这个网格结构的金属管子随着棘轮的声音膨胀开来，直到它的直径超过了庞特的身高。“这些管子是在紧急情况下用来加固矿道的，”庞特说，“一旦打开就不会被压塌。实际上，在金属线的每一个交叉点上都有锁定装置，要想把管子还原到本来的尺寸，就只有用解锁器把这些锁一一打开。”

拜德罗斯立刻就明白了，这真是难能可贵。“你认为，用一个这样的管子就可以让通道永远开启，人们只需沿着它走去，就好像是穿过两个宇宙之间的隧道？”

“完全正确。”庞特说。

“那得了病怎么办？”朱拉特问道，她是本地一名第141代的女性。她坐在拜德罗斯的对面，房间的另一头，于是庞特和阿迪克只得转过身来面朝着她。“我听说你在那个世界的时候生病了。”

庞特点了点头。“没错。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位格里克辛物理学家……”他听见有一位最高元老在偷偷发笑，便停了下来。庞特对于格里克辛物理学家这个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不过他知道这听来可笑的原因：这就跟他提起“穴居人哲学家”一样可笑。“不管怎么说，”庞特继续说道，“她提出，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嗯，她说的是四万年前，也就是五十万个月之前。从那时开始，格里克辛人就居住在很拥挤的条件下，还大量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来作为食物。我们不具备免疫力的无数种疾病可能就在那儿进化而来。她告诉我，也许我们这里也进化出了一些他们不能免疫的疾病，尽管由于我们的人口密度较低，所以这种

可能性不大。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要设置一个净化系统,无论是从那个宇宙来这儿的人,还是从这儿去那边的人,都必须接受净化系统的处理。”

“不过,先等一下。”金杜说道。这是另一名男性,他来自南部大陆,在赤道带的另一边,赤道带本身则是无人居住的。幸好他就坐在朱拉特旁边,所以庞特和阿迪克不需要再转一次身。“两个世界之间的这条隧道必须位于德布拉尔镍矿的底部,距离地面有一千臂展距,是不是这样?”

“是的,”庞特说,“你知道,能够打开通道让我们进入另一个宇宙的是量子计算机,它如果受到太阳辐射,就完全无法运行,而上面的大量岩石可以挡住辐射。”

拜德罗斯点了一下头,阿迪克转过去面对着他。“所以人们似乎无法大批大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往。”

“也就是说,”朱拉特接着拜德罗斯的话题说道,“我们不必担心会受到侵略。”阿迪克转身面向她,但庞特还是看着拜德罗斯。“每个人不仅要穿过狭窄的隧道,还得一路上到地面才能到达我们的世界。”

庞特点点头。“正是如此。您抓住了要点。”

“我很欣赏你对工作的一腔热忱,”潘达罗说。她是议会的主席,一名来自加拉索伊的第140代女性,到现在才开口说话。她坐在拜德罗斯和朱拉特两人之间的中间点上,于是庞特向左转,阿迪克向右转,直到他俩都面朝着她。“让我看看我理解得是否正确。格里克辛人无法打开通往这个世界的通道,对吗?”

“是这样的,主席大人,”庞特说,“尽管我对他们的计算机技术还没有了如指掌,不过如果要制造一台量子计算机,就像我和阿迪克所创建的那一台,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长?”潘达罗问道,“要多少个月?”

庞特看了阿迪克一小会儿,毕竟阿迪克才是硬件方面的专家。但阿迪克的神情示意庞特应该继续回答。“我想,至少三百个月,也许会更久。”

潘达罗摊开双臂,仿佛她的回答已经不言自明。“好吧,那么我们就没必要急着处理这事了。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课题,然后——”

“不行!”庞特喊道。会议厅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你刚才说什么?”主席问道,她的声音冷若冰霜。